

# 马伯庸：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很重要

最近一段时间，作家马伯庸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频率比较高：小说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出版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也将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。

在接受采访时，他分享了写作和阅读的感受，也谈到了对小说改编的看法。在他看来，写作就是写出一个好看的故事。如果之后有人愿意改编当然也很好，但这不会构成自己创作最主要的动机。

马伯庸坦率地说，自己一直很担心被读者抛弃，所以在构思新故事时，总是希望有所突破，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带给读者新鲜感，读者才不会看腻，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”。

## 职场“西游记”

比如，各种经费怎么报销？如何平衡不同上级的诉求？负责给师徒四人制造麻烦的妖怪是雇当地的还是从天庭借调？聪明如李长庚，也难免因此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
对马伯庸来说，这个故事属于即兴创作。他习惯在每次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，偷偷写个短篇，写完之前没人知道，随心所欲。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就写于小说《大医》完成之后。

“写这本书时，我并没有考虑布局谋篇，也没考虑市场反响与改编前景，神在意先，意在文前，把自己投入到一阵冲动中去，凭着本能前进。”他如此解释创作初衷。

如同马伯庸在后记里说，“粗糙的澎湃比理性的精致更可贵”，“其实这种感觉，更接近于写作的本质：你有一个想法，你有强烈表达的冲动，然后你把这种冲动用文字宣泄而出。”

从另类视角出发，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借用了《西游记》的框架，讲的是职场故事。

故事以“李长庚最近有点烦”开篇：天庭和西天联合推出“西天取经”的重大项目，李长庚受命策划九九八十一难，确保项目无虞。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中，谁知麻烦才刚刚开始。

## 太白金星身上的人性之光

在《西游记》的诸多人物中，马伯庸最喜欢孙悟空，“有一位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评论说，齐天大圣太有魅力了，无论西游作品如何解构，都去不掉他身上与生俱来的那股狂狷与倔强。”

不过，在新书里，马伯庸写得最精彩的人物是太白金星李长庚，“我当初读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就对这个老头充满好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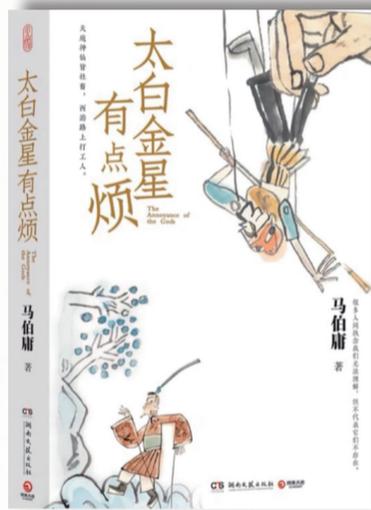
当天庭要对孙悟空降罪，是太白金星出来调停；后来取经路上，他也屡次出现解救危难——更难得的是，所有这些举动，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，纯粹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善意。

“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，能力上不显山露水，与人为善，有着发自内心的非功利善念：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。他们身上都带着太白金星的影子。”马伯庸说。

或许可以这样说，太白金星是《西游记》里泛起的一点普通人的“人性之光”。“我这篇小文谈不上解构，只是把原著里没有提及的太白金星的特质，提炼成主线而已。”

早在连载之时，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里的李长庚便令一些网友产生了共鸣。有人评价，从人际关系到工作琐事，李长庚的遭遇还挺像当代职场人的写照。

“全职写作前，我当过10年上班族，对于职场还算是有些经验。而且我与很多上班族的朋友、同学都保持着密切联系，经常找他们聊天，让自己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感知。”马伯庸解释道。



## 从“业余爱好”到职业作家

写作是马伯庸中学时代开始的爱好，不过当时只是当成一个业余兴趣。直到2015年之后，他才成为一名职业作家。

有人说他是高产作家，马伯庸不太认同，顺便算了一笔账，“从2017年到现在，我真正的长篇只有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两京十五日》和《大医》，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是历史散文集。”

“《长安的荔枝》和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都是10万字不到的小故事，平均下

来大概一年一本书，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字不到200万字，放在很多作者身上算是低产了。”他说。

似乎从《古董局中局》开始，马伯庸有不少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，其中由演员雷佳音主演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一度带火了火晶柿子等吃食。

他一直比较回避“马伯庸IP宇宙”这件事，“因为一旦形成这个想法，就会对创作产生影响。我还是希望写作比较纯洁一点，就是写出一个好看的故事。”

故事。”

“如果之后机缘巧合，有人愿意改编，把这个故事改成其它的艺术形式，当然是很好的事情，但这不会构成我创作最主要的动机。”他说。

构思新故事，他也会有意识地回避每部作品之间的关联，尽量让它们变成各自独立的作品，“我一直很担心被读者抛弃，所以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带给读者新鲜感，读者才不会看腻。”

## “作家是一种状态”

专职写作十来年，马伯庸觉得自己写作最成功的一刻，并不是捧起某个文学奖的奖杯，而是在某次签售会上，听到了一位读者的故事。

“他说，他在人生最低谷时读了我的作品，看到了主角的奋进与不屈不挠。凭着这一口气熬过了艰苦岁月，现在发展得非常好。”马伯庸听完，觉得自己没白写，那些费尽心思的文字，终于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一点痕迹，改变了几个人的人生。

对于写作，他始终认为，作家最大的困扰就在于“作家”这个词本身，“作

家是一种状态。你有表达的欲望并且付诸文字，就是作家。当你停笔不写，就不是作家。”

以此类推，当一个人以一种状态作为职业，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因此马伯庸时常提醒自己，如果停下脚步，你就不是作家，而是一个“无业人员”。

他希望自己写的每本书都有突破，能给读者带来新鲜感，也许这种新鲜的效果没有想象得那么好，但至少意味着自己在不断尝试拓展写作的边界，看到自己的极限。

“如果总是写同样一种套路的话，我会觉得很无聊。”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火了，如果按它的风格写下去，可能读者也会觉得很好看，但对马伯庸来说，这属于原地踏步，是自我消耗。

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很重要，这同样是写作的秘诀。马伯庸觉得，只有看不破世界，才有想表达的东西；只有正在经历世事，有愤怒、有遗憾、有兴奋，才能成为作家。

“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作家靠荷尔蒙写作。如果没有激情，那写什么都没劲了。”他说。上官云

## 米兰·昆德拉去世

代表作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曾影响几代青年



米兰·昆德拉(资料图)

据央视12日消息，欧洲知名作家米兰·昆德拉去世，终年94岁。

米兰·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，自1975年起，在法国定居。其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《告别圆舞曲》《笑忘录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《不朽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好笑的爱》是以作者母语捷克文写成。而他的长篇小说《慢》《身份》和《无知》，随笔集《小说的艺术》《被背叛的遗嘱》《帷幕》以及新作《相遇》则是以法文写成。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系作者戏剧代表作。

2019年11月28日，米兰·昆德拉重新获得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。

米兰·昆德拉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，也是一个成功“隐身”的作家。近40年来，由于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，并且极度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，他从公共视野中似乎消失了。从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到《生活在别处》，再到80多岁高龄时创作的《庆祝无意义》，他笔下的故事和提出的问题让读者难以忘怀。

尽管常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，但米兰·昆德拉的世界级文学成就早已举世公认。

2019年，这位长期寓居巴黎的异乡人在流亡40年后，重新获得来自祖国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，捷克外交部感谢昆德拉的作品“让捷克享誉世界”。

2020年，米兰·昆德拉获得卡夫卡文学奖，这是继之前的耶路撒冷文学奖（1985年）、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（1987年）、捷克国家文学奖（2007年）之后，他获得的又一个重要奖项。

作为20世纪小说美学革命的伟大探索者，米兰·昆德拉自觉继承自塞万提斯以来的欧洲小说传统，在“叙事小说”（以巴尔扎克、大小仲马为代表）、“描绘小说”（以福楼拜为代表）之外，凭借《生活在别处》《笑忘录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《不朽》等一系列杰作，创造了“思索的小说”之高峰，从而“将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”。
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于1984年问世，一经出版便风靡世界，成为全球畅销书。据统计，有超过30个国家出版了不同语种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。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引进出版了简体中文版，法语翻译家许钧翻译，是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的精神之书。

综合新华网、封面新闻等